

統一戰綫中的
獨立自主問題

毛澤東

書號：1190

統一戰綫中的獨立自主問題

著者：毛 澤 東

出版者：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發行者：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武 漢 聯 營 印 製 廠
(漢口勝利街139號)

1) 20,001-28,000 一九五二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價(甲1)600元 一九五二年七月漢口第二次印刷

出版者說明

本版「統一戰綫中的獨立自主問題」一書，是根據一九五二年三月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中所載原文重印的。其中的註釋，按照單行本的需要，曾經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作了一些增減和修改。

這是毛澤東同志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在黨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所作的結論的一部分。統一戰綫中的獨立自主問題，是當時毛澤東同志與陳紹禹同志關於抗日統一戰綫問題上意見分歧的突出問題之一。這在本質上就是統一戰綫中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關於這種意見分歧，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的報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作了以下簡單的總結：「抗日戰爭時期，我黨反對了和這種投降主義思想（按：指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陳獨秀的投降主義思想）相類似的思想，即是對於國民黨的反人民政策讓步，信任國民黨超過信任羣衆，不敢放手發動羣衆鬥爭，不敢在日本佔領地區擴大解放區和擴大人民的軍隊，將抗日戰爭的領導權送給國民黨。我黨對於這樣一種軟弱無能的腐朽的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思想，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堅決地執行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政治路綫，堅決地擴大了解放區和人民解放軍。這樣，就不但保證了我黨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時期能够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而且保證了我黨在日本投降以後蔣介石舉行反革命戰爭時期，能够順利地不受損失地轉變到用人民革命戰爭反對蔣介石反革命戰爭的軌道上，並在短時期內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這些歷史教訓，全黨同志都要牢記。」

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

目 錄

幫助和讓步應該是積極的，不應該是消極的·····	一
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一致性·····	二
『一切經過統一戰綫』是不對的·····	三

幫助和讓步應該是積極的，不應該是消極的

爲了長期合作，統一戰綫中的各黨派實行互助互讓是必需的，但應該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我們必須鞏固和擴大我黨我軍，同時也應贊助友黨友軍的鞏固和擴大；人民要求政府滿足自己的政治經濟要求，同時給政府以一切可能的利於抗日的援助；工人要求廠主改良待遇，同時積極工作以利抗日；地主應該減租減息，同時農民應該交租交息，團結對外。這些都是互助的原則和方針，是積極的方針，不是消極的片面的方針。互讓也是如此。彼此不挖牆腳，彼此不在對方黨政軍內組織秘密支部；在我們方面，就是不在國民黨及其政府軍隊內組織秘密支部，使國民黨安心，利於抗日。『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正是這種情形。沒有紅軍的改編，紅色

區域的改制，暴動政策的取消，就不能實現全國的抗日戰爭。讓了前者就得了後者，消極的步驟達到了積極的目的。『爲了更好的一躍而後退』^{〔三〕}，正是列寧主義。把讓步看作純消極的東西，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所許可的。純消極的讓步是有過的，那就是第二國際的勞資合作論^{〔三〕}，把一個階級一個革命都讓掉了。中國前有陳獨秀^{〔四〕}，後有張國燾^{〔五〕}，都是投降主義者；我們應該大大地反對投降主義。我們的讓步、退守、防禦或停頓，不論是向同盟者或向敵人，都是當作整個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聯繫於總的革命路綫而當作不可缺少的一環看的，是當作曲綫運動的一個片斷看的。一句話，是積極的。

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一致性

用長期合作支持長期戰爭，就是說使階級鬥爭服從於今天抗日的民族鬥爭，這是統一戰綫的根本原則。在此原則下，保存黨派和階級的獨立性，

保存統一戰綫中的獨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統一而犧牲黨派和階級的必要權利，而是相反，堅持黨派和階級的一定限度的權利；這才有利於合作，也才有所謂合作。否則就是將合作變成了混一，必然犧牲統一戰綫。在民族鬥爭中，階級鬥爭是以民族鬥爭的形式出現的，這種形式，表現了兩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階級的政治經濟要求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以不破裂合作爲條件；又一方面，一切階級鬥爭的要求都應以民族鬥爭的需要（爲着抗日）爲出發點。這樣便把統一戰綫中的統一性和獨立性、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一致起來了。

「一切經過統一戰綫」是不對的

國民黨是當權的黨，它至今不許有統一戰綫的組織形式。劉少奇同志說的很對，如果所謂「一切經過」就是經過蔣介石和閻錫山，那只是片面的服從，無所謂「經過統一戰綫」。在敵後，只有根據國民黨已經許可的

東西（例如『抗戰建國綱領』），獨立自主地去做，無法『一切經過』。或者估計國民黨可能許可的，先斬後奏。例如設置行政專員，派兵去山東之類，先『經過』則行不通。聽說法國共產黨曾經提出過這個口號，那大概是因爲法國有了各黨的共同委員會，而對於共同決定的綱領社會黨方面不願照做，依然幹他們自己的，故共產黨有提此口號以限制社會黨之必要，並不是提此口號以束縛自己。中國的情形是國民黨剝奪各黨派的平等權利，企圖指揮各黨聽它一黨的命令。我們提這個口號，如果是要求國民黨『一切』都要『經過』我們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們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國民黨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麼辦？國民黨的方針是限制我們發展，我們提出這個口號，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縛起來，是完全不應該的。在現時，有些應該先得國民黨同意，例如將三個師的番號擴編爲三個軍的番號，這叫做先奏後斬。有些則造成既成事實再告訴它，例如發展二十餘萬軍隊，這叫做先斬後奏。有些則暫時斬而不奏，估計它現

時不會同意，例如召集邊區議會之類。有些則暫時不斬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礙大局的事情。總之，我們一定不要破裂統一戰綫，但又決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脚，因此不應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綫』的口號。『一切服從統一戰綫』，如果解釋爲『一切服從』蔣介石和閻錫山，那也是錯誤的。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綫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

註釋

〔一〕語見「孟子」。原文爲：「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二〕引自列寧「哲學筆記」：「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一書摘要」。

〔三〕「勞資合作論」，是第二國際在資本主義國家內，主張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合作，反對用革命手段推翻資產階級統治以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動理論。

〔四〕陳獨秀原爲北京大學教授，因編輯「新青年」雜誌出名。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之一，由於他在五四運動時代的聲名以及黨在初創時期的幼稚，當了黨的總書記。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最後一個時期，黨內以陳獨秀爲代表的右傾思想，形成了投降主義的路綫。當時的「投降主義分子，自願放棄對於農民羣衆、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於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敗」（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陳獨秀及其他一小部分投降主義者，對於革命前途悲觀失望，變成了取消主義者，採取了托洛茨基主義的反動立場，並和托洛茨基分子相結合，成立了反黨的小組織，因而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驅逐出黨。陳獨秀死於一九四二年。

〔五〕張國燾，中國革命的叛徒。早年投機革命，參加中國共產黨。他在黨內錯誤極多，

造成了極大的罪惡。其最著者爲一九三五年反對紅軍北上，主張紅軍向四川西康間少數民族區域退却的失敗主義和取消主義，並且進行公開的反黨反中央的背叛活動，自立僞中央，破壞黨和紅軍的統一，使紅軍第四方面軍蒙受了重大的損失。紅軍第四方面軍及其廣大幹部由於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的耐心教育，迅速地回到了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之下，並在後來的鬥爭中起了光榮的作用；但張國燾本人則終於不可救藥，於一九三八年春季，隻身逃出陝甘寧邊區，並投入了國民黨特務集團。